

◆边走边看

登挂车山

章 阳

太阳偏西，微风暖日，与友人彭申明相约去爬山。明明是登山，却习惯称“爬山”，不知为何。“爬”应该是手脚并用，而我们只是弓身而上。

山叫挂车山，是大别山的余脉，离我的公司不远，约二十分钟车程。其命名缘由已无从考证，但山中人文累积厚重。三国时期，吴将陆逊与魏将曹休在此有过激烈战斗。崇祯末年，山东左布政使张秉文（大学士张英大伯父），在抗击清兵保卫济南时，以身殉国，妻方孟式（大学者方以智长姑）同侍妾婢女投大明湖自尽，后夫妻二人都归葬于这里，檀香寺、吴氏祠堂等也坐落其间。

开车向西，顺道接上老彭，过挂车河，折向北，沿河堤溯流而上。行一公里，再拐向西北，穿田畴，过村落，即到山脚。将车停在一农户门前，用征求的语气向立在门前的大姐打招呼，大姐说只要不挡路就行，满脸热情。我们下车，各拿一瓶矿泉水，沿水泥路向山上进发。

路忽左忽右，忽陡忽缓。我与老彭不紧不慢地聊着。他说今天是女儿圆圆的忌日，还说圆圆去年也陪他爬过此山。别看我平时伶牙俐齿，每遇到如此沉重的话题，却总是拙嘴笨舌，不敢接。没走几分钟，老彭说我喘得厉害。能不厉害吗？入冬以来很少锻炼，体重也增加了不少。喘就喘吧，体能还行，没感觉有多吃力。

山有些巍峨。漫山的茶油树，路两边的朴树、松树、桂花树、板栗树，还有一些不知品名的树种，借着山势，高高低低。零星地看到一些丛竹，甚是可爱。它不比苗竹粗壮，没有斑竹修长，比水竹瘦小一点，比公园里的慈孝竹又大一点，似乎是古代墨

客骚人画里的瘦竹。乌黑的岩石出没在山体中，若隐若现，如熊黑卧于山坡。嘉木、秀竹、奇石与高山、浮云、鸟鸣融为一体，给萧瑟的冬日增添了几分容色、几分宁静，让爬山的人多了很多情趣。

走到半山腰，遇到一位背着双肩包的下山者，头发花白，身形消瘦，是老彭的熟人。从攀谈中得知，他与我们年龄相仿，一级建造师，因身体原因，去年从京城返乡，每日在此登山锻炼，说现在身体好多了。简单的告别后，我们相向而行，他孤独、瘦长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。我在心里祝福他：早日康复，早日重返职场。

这一方大山，原是一华姓老板承包的茶园，方圆千余亩，布设了道路、沟渠、水系、一两处建筑，足见其主人是花了一番心血的。时值寒冬，人迹罕至。彭总突然惊呼：“花猫！”“咦，此处哪来的猫咪！”我也感到奇怪。猫不瘦，与我们对视了几秒就消失在茶园中。它吃什么，住哪里，有没有同伴，都是难解之谜。猫，有家猫野猫，鼠，有仓鼠厕鼠，生存的环境与条件迥然不同，人又何尝不是！

边走边聊，虽未感觉到累，但汗水早已湿背沾衣。不知不觉已到山顶。大有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慨。西北望，仍是连绵的山脉，北面是牯牛背水库，波光潋滟，连接水库的挂车河一路向东南，奔向嬉子湖，入湖的河口便是我的许咀老家。往东、南皆是田畴、村庄、厂房，山脚下的屋舍，撒开来像灰白的芝麻点，静谧而安详。

上山不觉累，下山腿发抖。逢陡处，生怕踩着松针、枯枝打滑，生怕一不小心，会滚到山下，我不再年轻的骨骼可架不住啊。上山时遇见的大姐还在篱笆院墙门口。院子里外都很干净、规整，老彭说，这家曾被评过“最美庭院”。大姐与我们打着招呼，我俩就势在门前的条石上坐下，老彭燃起一支烟。我们一边聊天，一边采摘着树上的柑子。

临行前，老彭执意付钱给大姐，大姐坚辞不受。

龙灯正式登场，龙珠在前方灵动跳跃，吸引长龙追逐。舞龙者个个身强体壮、身姿矫健，动作刚劲有力，彼此配合默契。龙灯在龙珠的引领下，时而盘旋，时而飞跃，时而蜿蜒。龙身高高扬起时，仿佛要冲向天际，触摸浩瀚星辰；伏地游走时，又恰似蛟龙潜入深海，灵动而神秘。

最令人热血沸腾的当属“炸龙”环节。围观的人群热情高涨，每个人眼中都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纷纷点燃手中的鞭炮，朝着龙身扔去。刹那间，鞭炮声震耳欲聋，火光四溅，烟雾弥漫，整个场地仿佛置身于一场激烈的战场之中。然而，舞龙者们却在这电光雷鸣中穿梭自如，毫无惧色，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。他们用精湛的技艺，完美地诠释着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。孩子们兴奋地尖叫着，在人群中来回穿梭；大人们则目不转睛地盯着龙灯，眼神中满是欣赏与赞叹。欢呼声、喝彩声交织在一起，将节日的欢乐氛围推向高潮。

舞龙灯，不仅仅是一场热闹的表演，更是水乡人民情感的寄托与文化的传承。它凝聚着先辈们的智慧与汗水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传统文化的敬重与热爱。龙灯每一次的舞动，都是对过去一年的回顾与总结，也是对新一年的期许与展望。飞舞的巨龙，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家乡的故事，传递着浓浓的乡情，连接着过去与未来。



三口之家 林廖君 摄

◆生活流水

治印记

顾乐生

在广州工作的孙女玮玮，大年三十飞回宜城，陪家人炸圆子、吃年夜饭、放烟花、看春晚，初三便飞往福州三坊七巷游玩。

晚九点，我正在灯下看手机，玮玮用微信发来一张照片。“爷爷，我给您刻了一枚印章。一个老奶奶现场手工刻的。”她手上托着一个漂亮的锦盒，里面放着一枚刻有公鸡钮的印章。

我心喜，孙女真懂事，她知道爷爷属鸡，今年恰好八十岁，又赶上春节成功申遗，游玩的间隙，还不忘给爷爷买这么一件珍贵的礼物。

印，不仅是用以表明个人信用的私章，更是书法艺术的展示。中国印章，起源殷商，渊源流长，讲究名家之艺，名石之质。孙女竟然也知道福建出产寿山石、八宝印泥，还出过不少寿山石篆刻名家。

欣喜之中，我凑近照片细看，然而，拓片上的篆体字让我一愣——竟然是“陈乐生”。是孙女拿错了，还是老奶奶刻错了？我忙给孙女回了一条短信：“这是送给我的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怎么是‘陈乐生’？我叫顾乐生嘛。”“哇，您太细心了。我回去找她。”“这，几点了，这么晚还回去找她？”我有些焦躁起来。万一对方不认账怎么办？我生性怕麻烦，最不喜欢与人争执，这样一来，反倒让孩子为难了。要是我能亲自去，或者陪她一起去找，对方或许更容易接受。但现在，孩子一个人去交涉，我真担心她会和人家起冲突。想到春节期间这些非遗摊点人头攒动，忙中出错也在所难免，何况篆书中的“陈”和“顾”本就不太容易分辨。

“玮玮，跟人家好好商量，不要吵架。”我叮嘱道。

“好。”她简短地回复。

我盯着屏幕，一想到近些年景区有诓骗年轻人钱财的事，就越发担心受怕了。“玮玮，注意不要被人骗了。这枚印看起来温润光滑，但绝不是玉，你不要听信什么田黄、鸡血石之类的忽悠，要价高就退货。不行，可以投诉她。”我越想越为孩子着急上火。“我知道。很便宜，100元买的石头，叫她刻的。哈哈！”“好。只要磨磨平，就可以重刻。”我稍微松了一口气说：“只要改了就好。大过年的，尽量跟人家好好说，不要吵。”停了一下，孙女又发来一条短信：“肯定会改！”孙女停顿了一下，又发来一条短信，“不怕的，她的摊位就在派出所门口，哈哈！我已经让她改了，老奶奶说是她的错，人多忙昏了头。”我知道孙女已到了印章摊点了。

不一会孙女就发来两张照片。一张是在修改印章的照片：只见工作台上双手布满皱纹的手，右手紧握小铲刀，仔细铲除‘陈乐生’三字，左手稳稳按住印章夹具，拇指与食指用力固定，整个人似乎都在全神贯注地使劲。染了红印泥的手指尖已撒上了不少细细的白色粉末，就像两朵初开的红梅花。照片上看不见老人，从衣袖可知老人在寒夜里只穿着一件黑色花格呢的外套。玻璃橱柜里摆放着整整齐齐的寿山石，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晶莹剔透。橱柜边还隐约能看到几个红色阳文篆刻“印传人”字样。

最后一张照片，是孙女为我刻好的‘顾乐生印’，四个小篆竖排，字形秀秀挺拔，在灯光下如同四条流动的瑞蛇，蜿蜒盘旋于红色八宝天地之间，灵动而隽永。

◆乡村小景

舞龙灯

胡松本

“袂服华妆着处逢，六街灯火闹儿童。”正月初七，宿松县下仓埠被热闹非凡的舞龙灯活动点缀得格外喜庆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宁静的水乡小镇，鞭炮声如密集的鼓点骤然响起，噼里啪啦的声响从各家门口一路欢腾至河边，硝烟弥漫间，浓郁的年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鞭炮，开启小年狂欢的大门。

在欢腾的氛围中，舞龙灯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来。精心制作的龙灯，是用纤细坚韧的竹篾扎成骨架，再覆以色彩绚丽的绸缎。龙身修长灵动，片片鳞片栩栩如生；龙眼炯炯有神，熠熠生辉。

